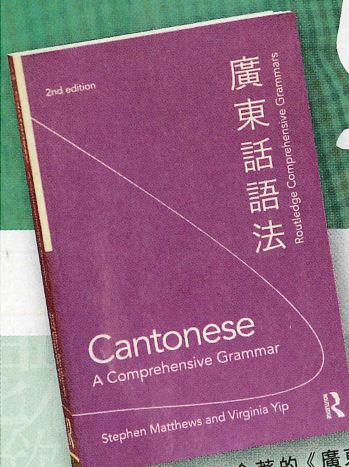




撰文
陳潔瑤
攝影
潘平安
石錫鳴
美術
梁愉快

識寶



Stephen和太太合著的《廣東話語法》屬高級程度，填補了英文世界學習廣東話的空白。



Stephen Matthews

廣東話就嚟無碇企？

獲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十年》中有個故事〈方言〉，主角司機大佬普通話未達標，唔單止搵食艱難，對住鄙視廣東話的老婆同阿仔一樣頭耷耷。

不少香港家長當廣東話係草，英籍大學教授 Stephen Matthews 卻當寶。去街市買餸斬料他毫無難度，忽然考他急口令「買魚腸見到姨丈，放低魚腸問候姨丈，執番魚腸拜拜姨丈。」他駕輕就熟。

他有個中文名「馬詩帆」，不但能說能寫廣東話，還在港大教粵語語言學；並和同是語言學家的太太葉彩燕著書分析廣東話語法，將廣東話推向英語世界；又融入自家育兒經，驗證香港小朋友可以雙語兼得，毋須放棄廣東話。

Stephen買肉、買菜、買水果頭頭是道。問他有否講價，他深諳行情：「呢度無人講價，我相信外母喺黃大仙、九龍城街市會同人講價。」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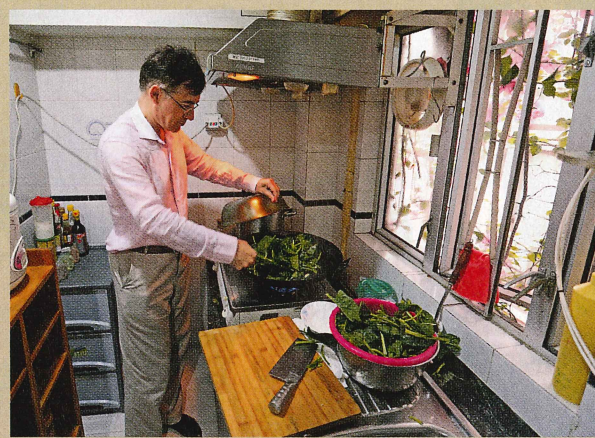
詩帆，太太改的中文名，也是愛妻號。這天早了下班，就直接去家附近的樂富街市為晚飯加餸，「太太鍾意食滷水乳鴿。」他邊說邊走到潮州滷水檔。結果無乳鴿改買鵝，跟檔主聊了幾句，臨走用潮州話講「多謝」。買完滷水鵝他又去揀鮮馬蹄，「太太鍾意生食。」

他愛逛街市下廚客串，不過最大嗜好還是像集郵一樣學語言。他家鄉在英國 Southampton，於劍橋大學修讀歐洲古代語言，80年代轉往美國南加州大學讀碩士、博士，其時已跟香港同學葉彩燕 (Virginia) 學廣東話，也學曉了炒菜炒飯。1990年獲得港大英文系的聘書而定居香港，一住便26年。他懂英、法、德、意文，拉丁文「學咗無講」、匈牙利文「唔記得晒」，今天常用的只有英文和廣東話。跟太太溝通，日常講廣東話，討論學術就齊齊轉台講英文；而當年做了潮州女婿，他又學起潮州話來，「外母住喺我樓上，食飯時，一枱都係潮州話。」他瞪眼一笑。

他說外母最欣賞他的不是語言，「潮州人最慳。我嚟到香港個陣，剛剛讀完書無錢，見到10蚊5條褲好抵，所以我就買咗。噶晚外母八十幾歲生日重講緊呢個古仔，話10蚊5條褲代表我夠晒慳。」

「鬼佬幾得意」

港大「法定語言」是英文，「就算教粵語語法都要用英文，不過講完書我同學生就講廣東話。」Stephen發現學生因此多了說話。



剝蒜蓉、起鑊、落菜、揸鑊鑊兜兜兜，Stephen兩三下就炒起一碟「熱辣辣、香噴噴、好味嘅菠菜」。

他指出，「粵語」廣義上有十多種方言片，例如台山四邑話也是粵語的一種。「廣東話其實指緊香港、澳門、廣州同廣西部分地區通用嘅粵語。」因為廣東話屬最大片，好多時又等同「粵語」。

廣東話他講得流利，但並非正腔圓。「有次帶學生field trip去毛里求斯，我話如果發現新嘢就加分，如果唔按我規矩就

求婚啦！佢哋大部分都係女仔。」Stephen說來尷尬又好笑。記者教他講「扣分」，他一次一次再努力咬字，仍是「求婚」。「學生慣咗我啲口音，好似太太慣咗，都已經唔會改我。又例如『我』同『鵝』，我知唔同調，但口快快求其講就一樣。」

太太笑他音調可愛，所以街市賣菜阿姐都會送他多條葱。記者跟他去買菜，他睇見菠菜，「哦，啲菠菜靚，咁我要一斤。」又問阿姐菜是否新界種的，再讚「新界種新鮮啲」。阿姐四萬咁口，搭嘴「住邊度？」又搭多一條葱。

Stephen的廣東話，鮮活地在日常流動。人家叫他鬼佬，他也毫不介意，「叫鬼佬，我覺得幾得意；太



Stephen說廣東話和潮州話，滷水檔檔主見同聲同氣，大讚：「嘩，好叻囉！」

太有時都同我講：『你係鬼定人呀？』」只有一次，也在街市，他被人叫「死鬼佬」，他聽了「唔係咁舒服」。

《廣東話好受威脅》

港大社會研究中心每十年進行全港性語言調查，2014至2015年間資料顯示，超過99%港人識講廣東話，相信也包括外籍人士。Stephen上月尾出席中大講座「粵研粵有趣——非母語者的對話」，便跟浸大美籍教授莊域飛、教院日籍教授片岡新用廣東話談笑風生。

提到回歸後的廣東話處境，三人不無憂慮。莊教授指有學校因內地新移民學生較多，乾脆轉台普通話教學；片岡教授發現中文課本只注漢語拼音，無標粵音。Stephen引述他學生的調查，發現「有啲細路playgroup已開始講普通話。」而來擲場的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兼兒童雙語研究中心總監葉彩燕也表示，她接觸好多香港家庭，連一點點廣東話都不說，「廣東話真係好受威脅」。

她說好多香港家長以為學語言要「三揀一」：「以為廣東話只不過係方言，地位唔崇高；英文係國際語言；普通話大陸12億人都講，你叫佢give up英語、普通話唔實際。其實三個都可以兼得，所以擲母語，也擲雙語、多語。」



丈夫Stephen是講者之一，太太葉彩燕Virginia（左圖右二）特來捧場。二人是語言學家，也由子女的經驗出發，一同撰書分析雙語學習的關鍵。

夫婦倆研究所得，無論雙語、三語，從小在自然環境中最易習得。像他們三個兒女自出娘胎，就跟媽媽講廣東話，跟爸爸說英文，聽婆婆說潮州話，所以讀小學前已曉三語。

《我好信自然吸收》

「我好信自然吸收，聽得明就得。」Stephen說。因為太太，他日講夜講；電影睇《雞同鴨講》，書睇《小男人周記》，集齊了全套；最近又醉心高登小說《男人唔可以窮》，睇完又睇。

八九十年代香港人興聽歌學英文，他笑言沒因學廣東話而唱歌。不過，他很喜歡陳百強，隨口就哼了句「一生何求／常判決放棄與擁有」，「呢首歌唔係太口語，但好好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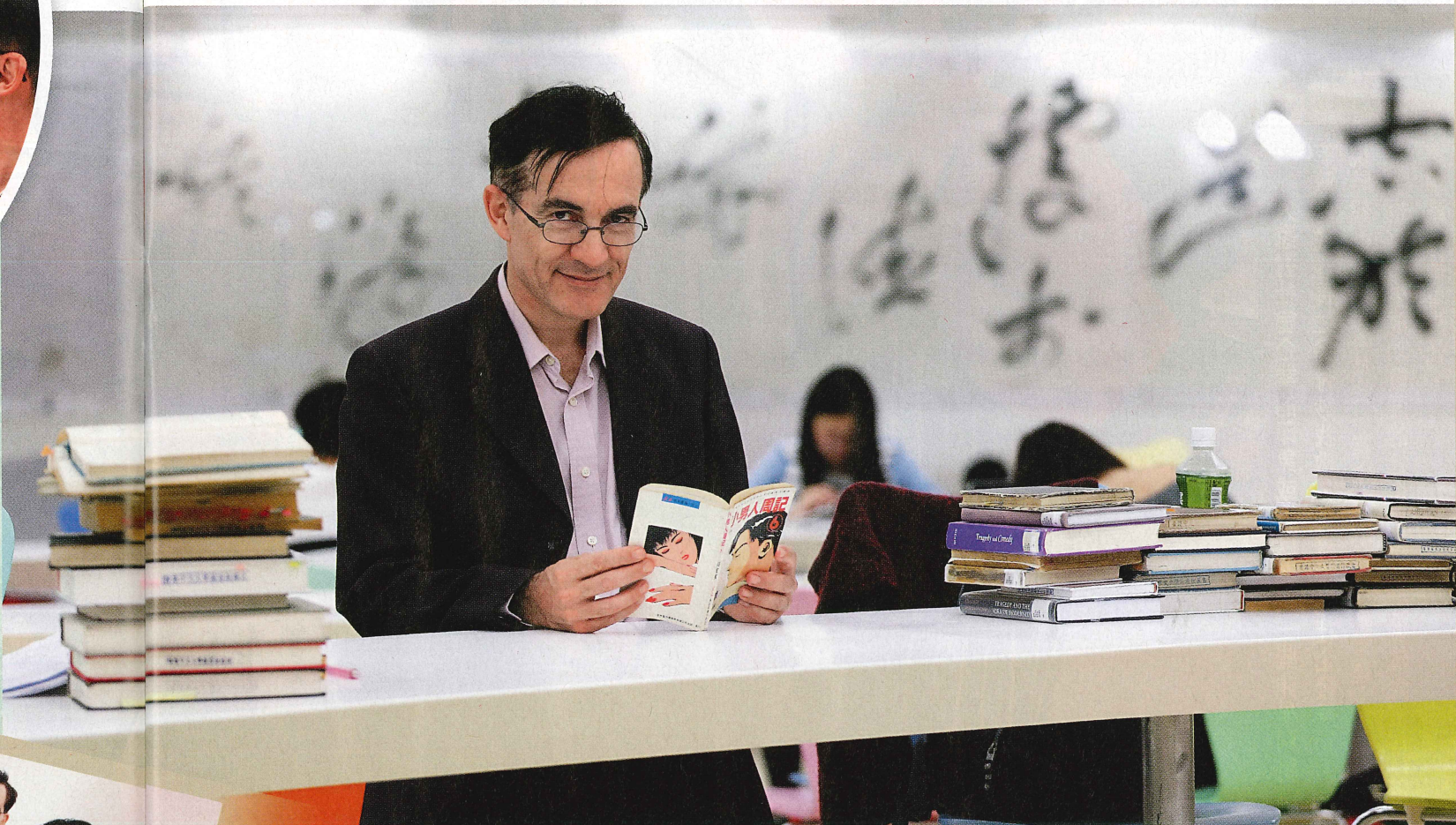


Stephen和兩位外籍教授一齊在中文大學的講座上分享活用廣東話，聽的不止本地人，還有外籍和內地學生。



▲Stephen寫中文要通過電腦用粵語拼音輸入法；手寫很有難度，十足畫畫。

▶睇《小男人周記》，Stephen學識好多廣東話字彙。



問他是否「常判決放棄與擁有」，52歲的他搖頭，滿足地笑：「我二十幾年適應得幾好，教書好開心。」

他說第一次來港是因為訂婚，正是1989年。「咁多年香港嘅變化比我想像中細同慢，只係近幾年轉變快。」他說已沒看《南華早報》，覺得無價值，本地電視亦「無乜睇」，「反而年輕人對我係一個驚喜。」佔中期間，學生沒來上課，給他電郵講原因、感受，「我覆佢哋，尊重佢哋嘅表達。」而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他一樣支持學生，覺得校委會決定「有無搞錯！」

《最矜貴嘅部分》

在港大教粵語語法學之前，Stephen已經和太太出書中英對照講廣東話語法，「有香港學生問我，乜廣東話有語法嘅咩？」

其實廣東話是個完整的語言系統，它的古雅見諸唐詩宋詞，同時跟着時代流動，「廣東話好活潑，不斷有新講法、新

諗法。」Stephen說。

兩夫婦的專著，第一版在1994年推出，「當時好多人移民，有人話『錢唔使賺咁多，民就一定要移』；有次聽電台，有人話『好掛住香港啲油炸鬼脆卜卜、香噴噴。』我哋都放咗嘅書度做例子。第二版時就擲走好多『移民句』，加咗潮語。」

近年「普教中」、「粵教中」爭議激烈，Stephen說：「同事謝錫金（港大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嘅睇法係普教中細路跟唔到；但我學生覺得普教中好啲，因為學生成績好啲。不過，佢又發現係咁嘅學生放咗入普教中班。所以，要小心研究，唔係啱晒或者錯晒，無『梗係』呢樣嘢。」

語言本身無對錯，但跟文化承傳息息相關。廣東話植根血液中，葉彩燕非常肉緊：「廣東話係我哋heritage（文化遺產）最矜貴嘅部分。」Stephen很認同，廣東話不是母語，他一樣熱情擁抱，不但融入生活，更着力研究推廣開去，創出一番學術成就。

香港人，廣東話你點睇？